

憤青是如何「煉」成的？

專家揭五因「激」化：濫收資訊 匿名網罵 自命「正義」 力求出位 懶理後果

香港部分年輕人以「激」字行頭的破壞事件近月接連出現，先有充當激進團體「爛頭卒」藉「反水貨」滋擾及攻擊遊客、路人，再有嶺大音樂會粗口歌辱警煽動群體仇恨，以至浸大生撞爆門鎖衝擊校董會會議。只要是自己不喜歡不認同的人或事，便紛紛以粗言穢語辱罵、硬闖衝擊「表達意見」及宣洩不滿。本報歸納多位資深社工、教師團體代表、學者及心理專家意見，剖析出五大原因引致如斯狀況，包括年輕人「照單全收」偏激資訊、網路匿名攻擊文化、自命「正義」、只求迴響關注、自覺集體行動毋須承擔個人後果等。有專家更指出，一些家長會成為校方處理滋事學生的「阻力」，變相縱容。不少人均對有關狀況深感憂慮，怕年輕一代會愈來愈激，社會規範會蕩然無存。

■香港文匯報記者 周子優

為甚麼青少年世界會湧現出如此一股「爛仔文化」呢？接收的資訊正是原因之一。青協媒體輔導中心單位主任吳錦娟在接受本報訪問時表示，隨著智能手機及互聯網信息傳遞普及，青少年傾向透過社交網絡、交友程式等渠道接收意見。由於網絡世界資訊繁多，而部分青少年的批判思維發展尚未成熟，有時容易被偏頗意見牽着走，甚至「照單全收」，潛移默化下，導致他們的言行也過於偏激。同時，家長和學校難以掌握及監察青少年接收的資訊，亦無從了解他們在不同議題的取態。

崔日雄：匿名討論令意見偏激

香港中文大學專業進修學院社會科學及教育部總監崔日雄進一步分析指，年輕人熱衷於社交網絡，但不少人只接受「一面倒」的資訊，以強化自己的立場；加上網絡上毋須公開個人身份，發表意見時更無包袱，令偏激的意見逐漸冒起，「當這些單向式的討論持續，就容不下其他相反意見，遂以粗口攻擊『異見者』，其他人只有繼續沉默。」

崔日雄又指，年輕人重視個人價值觀，認為表達意見較表達手法重要，如嶺大學生會舉行的音樂會，堅持以粗口辱罵警察，自以為「型」，甚至被部分網民視為「正義之舉」，「在他們的意識層面，會覺得極端的行為能引人注目，又可洩憤，自然會認為這些表述方法可取，可以繼續做。」

何玉芬：不擇手段引社會關注

輔導教師協會主席兼中學副校長何玉芬亦認同，網絡群組最近已成為年輕人尋找志同道合夥伴的途徑，向社會表達不滿時亦可「壯大聲勢」。她表示，參與「反水貨」行動正是例子之一，當中的年輕人自命「正義」，在傳媒的鏡頭下作出指摘路人的行為，追求迴響，試圖吸引大眾的關注。

對於這種自以為是的做法，何玉芬慨嘆，當年輕人為了發洩不滿而不擇手段，無視尊重他人、分辨是非黑白等重要價值觀，「對社會來說確是一個警號」，令人憂慮未來若發生同類事件，年輕人會愈來愈激烈。

陳清貴：「小朋友邏輯」拒絕認錯

學校訓輔人員協會會長陳清貴表示，部分年輕人個人意識強烈，顛倒黑白，以「小朋友邏輯」認定自己的言行就是正確，故社會也難要求他們主動認錯道歉。

陳清貴透露，近年訓輔老師在處分部分滋事學生時，不少家長因擔心孩子會被記缺點或記過，影響升學或日後出路，繼而向校方投訴，作出阻撓，「但處罰的用意是希望學生反省與改過」。他坦言上述家長的做法會「累了小孩」，投訴既為前線老師增添壓力，也無助學校進行訓育工作。

鄭健榮：意見分化令規範模糊

香港心理學會會長鄭健榮指，從社會心理學剖析這些激進行為，明顯與「佔中」後遺症有關，包括意見分化令過往客觀的社會規範變得模糊，而「集體抗爭」行動也易令人自覺個人毋須承擔過失（見另稿）。他直言，對於未來會有更多人持續以類似的激進手法宣洩感受。

「佔」禍促極端化 錯事竟「合理化」

為何個別年輕人會採取激進行為辱罵及攻擊自己不喜歡的人物？香港心理學會會長鄭健榮認為，這是「佔領」行動的後遺症，令社會劃分了「支持」與「反對」的意見，意見被極端化（Polarization），昔日被認為是錯誤的行為也在「抗爭有理」前提下「合理化」；另一方面，年輕人也在這種社會分化中，發現只要抗爭是「集體行動」，可向社會示威、宣洩不滿之餘，個人也不需要為此負上責任。

「團體決策」淪無人負責

鄭健榮向本報解釋，社會對事件的對與錯一般都有明確準則，故一個人犯錯時，會有人指出其錯誤，「但當很多人一起犯錯，這是團體決策，責任有分散現象（Diffusion of responsibility）。」換言之，當個人自覺毋須承擔過失，對社會倘有不滿，便容易出現過激的「抗爭」行動。這解釋了為何早前會出現集體「反水貨」行動，以及嶺大學生會包庇樂隊大唱粗口辱警歌等激進行為。

他以嶺大粗口辱警音樂會為例分析，學生會成員一開始認同樂隊此舉是向警方「反擊」，以示對特區政府的不滿。當他們開始遭到社會各界狠批、接獲校長的警戒信，才不得不承認歌曲有冒犯性，迫使他們向心靈受創的人道歉，不過由於活動舉行地點是其「主場」，而獲得部分同學支持，故才會揚言日後仍會照做，以繼續宣洩不滿。

鄭健榮坦言，這種情況並不健康，結果只會令社會規範（Social Norm）變得模糊，令不少人以「抗爭有理」為藉口，將言語暴力、肆意攻擊他人等錯誤行為「合理化」，社會應予以警惕。

■香港文匯報記者 周子優



粗口辱警

■嶺南大學學生會早前於校園舉行音樂會，有人大唱粗口辱警歌，歌詞涉大量不堪入耳的污言穢語，惹起社會各界狠批。

資料圖片



強闖會議

■浸會大學早前為新校長候選人錢大康舉辦3場師生諮詢會，但聲稱要「自己揀校長」的學生會代表不滿校方諮詢及委任同日完成，認為過程「黑箱作業」，約20名學生其後硬闖會議室，要求校方半小時內就學生要求給予答覆，其間語氣霸道無禮。

資料圖片



推跌老伯

■有參與「反水貨客」行動的年輕人早前在上水、屯門和尖沙咀聚集叫囂，滋擾圍堵甚至辱罵攻擊路人和購物者，更將一名老伯推倒在地。

資料圖片



嚇喊女童

■早前在屯門的所謂「反水貨客」行動中，一批蒙面青年四出滋擾騷眼看「像」遊客的人，其間一位帶着女兒的媽媽因拖着行李箱，被眾人指罵走水貨，並遭圍堵，令女童過度受驚而嚎哭。

資料圖片

各界四式治「激」 要罰要教要溝通

部分年輕人最近的激進行為敲響社會警號，如何扭轉這種不健康的情況，成為教育界的當務之急。各界專家提出四大建議，包括學界應明確、具體執行規章、加強互聯網和資訊分析的教育、靈活調動公民教育的時間表，以及建立溝通平台。專家認為，四項措施可讓學生明白須為自己的行為承擔後果，學會客觀思考分析，校方亦可作適當指導，讓學生發表意見。

面對面溝通拉回現實

輔導教師協會主席何玉芬亦指出，時事議題變化多端，學校如何因應當前情況向學生作出適切的輔導尤其重要。她表示不少學校早於開學前已編排好於早會和周會進行公民教育的相關題目，難以按需要作出調動，故建議學校可騰空部分時間表，靈活因應議題調動作針對性指導，減低學生受偏激輿論影響的機會。

執行校規顯阻嚇效果

面對部分年輕人言行變得粗鄙偏激，香港心理學會會長鄭健榮強調，教育界應明確執行其規章或校規，讓違規的學生明白其必須承擔的後果，及粗口辱罵他人屬語言暴力，是社會及學校所不能接受的，「讓他們面對面與人討論，這是一個涉及眼神、言語的互動交流過程。即使大家意見不一，也可以學習如何客觀、理性地溝通，而不單是坐在電腦螢幕前發表自己的意見。」

■香港文匯報記者 周子優



■鄭健榮 受訪者供圖



■吳錦娟 資料圖片



■何玉芬 資料圖片



■崔日雄 資料圖片

目睹罵母女擾民 反思「反水貨」

在外間煽動下，激進年輕人往往自命「正義」，縱使廣受批評也會冒出無數原因「合理化」自身不當之處，或者惡人先告狀一味訴說對制度或他人的不滿，意圖將自身責任推得一乾二淨。不過，當中也有個別人尚未完全迷失，仍保存反思之心，有曾多次參與所謂「反水貨」行動的青年就直言，經近距離圍觀蒙面示威者攻擊拖着行李箱的無辜市民，又無理地指罵一對母女，開始反思所謂「反水貨」行動的意義，也對自己沒有阻止有關荒謬行為感到不好意思。

在早前屯門的所謂「反水貨」行動中，一批蒙面青年四出滋擾騷眼看「像」內地遊客的人。其間，一位帶着女兒的媽媽因為拖着行李箱，被眾人指罵走水貨。該

名母親立刻打開載滿兒童書籍的行李箱以證清白，但一眾「反水貨」青年還是不理是非黑白繼續指罵，即使女童已被嚇得嚎哭亦不理會。

18歲的陳皓桓是當日有份圍觀的人之一，有關事件引起全城輻輳，也引起了他的反思及惻隱。他早前在接受傳媒訪問時表示，對於行動愈來愈「激」，見人拖着行李箱就包圍指罵，甚至主動作出攻擊等，都令他及部分人認為應開始反思行動目標，例如爭取時應該「針對政策而非個人」。他亦坦言，對於自己當時沒有阻止一眾「同伴」指罵母女感到不好意思。

■香港文匯報記者 甘瑜

特寫

「爛仔文化」校園肆虐 皆因社會德教淪落

尊重他人、仁愛、有責任感、承擔精神等，是一個人應有的基本品德，亦是培育學生時的「核心價值」。不過，部分年輕人近期的暴力行徑，與此背道而馳。為何浸大學生會就新校長諮詢「表達意見」而暴力衝擊校董會會議？為何嶺大學生會舉辦粗口歌辱罵警察及其家人的音樂會？為何年輕學生會戴着口罩盲目參與「反水貨」行動兼四出滋擾社區及攻擊無辜途人？為何社會會出現一班口口聲聲「爭取民主」，卻威脅恐嚇稱如立法會通過政改方案，即會衝擊立法會及毀壞玻璃門的所謂「學運領袖」，昔日被認為是錯誤的行為也在「抗爭有理」前提下「合理化」；在校園內外日趨狂熱，正是社會道德教育淪落的體現。

「流氓」思路:道完歉 繼續做

先看看嶺大學生會所持的「理據」。該會在事後發表公開信，高舉粗口歌「體現藝術自由」、「力斥政權之不義」。學生會代表接受電台訪問時承認歌曲冒犯，會向「心靈受創」者道歉，又將涉事粗口歌的針對性辱罵及煽動仇恨淡化為「得罪人」，更聲言社會上每人的說話都有可能「無意間得罪人」，「阻止不到其他人受傷害」云云。言談間正是以「言論自由」作擋箭牌，表達出「流氓」的思路：沒錯，這是冒犯，但受傷是閣下的問題；我道歉了，但會照做。

「民主」大旗下 暴力竟「合理」

類似的過火言行近年很常見。小部分年輕人「表達意見」時，紛紛以粗言穢語、激進行動宣洩不滿，更毫不介意充當激進團體的「爛頭卒」。他們以「抗爭有理」作藉口，就可以肆意狙擊其不喜歡的人物、在莊嚴神聖的畢業典禮上化成個人「做戲」舞台，也可撞爆門鎖硬闖入正在舉行校董會議的房間，肆意叫罵指罵。又如學聯秘書長羅冠聰早前已事先張揚，要在政改表決前或政改通過後衝擊立法會，包括毀壞玻璃門和公物，言下之意，就是高舉「民主」，將一切無理、暴力舉動「合理化」。

搞激「我啱晒」 學生「丁蟹化」

當被指摘時，這批年輕人又總是一副「我啱晒」的嘴臉：嶺大學生會說：「音樂會的重點係係粗口歌辱罵，而係表達不滿警察及言論自由！」浸大學生則會說：「重點係係暴力衝擊會議，而係逃避過

程諮詢不足！」或者，大家近日也會對這種態度似曾相識。深夜重播的經典電視劇《大時代》，主角丁蟹（鄭少秋 飾）為打死方進新（劉松仁 飾）在法庭上自辯時就是這樣說的：「呢件事嘅重點唔係我有冇殺人，而係浪子回頭金不換！」當然，劇中還有公道的法官馬上重申：「我要提醒陪審團，呢件案嘅重點，絕對係被告有冇殺人。」但現實呢？

「民主自由」之外應學義務品德

近年激進政客煽起的「爛仔文化」，正深深危害着下一代的價值觀。社會對此亦早有明確意見，認為應向「爛仔文化」說不，當中教育界可說責無旁貸。事實上，教育除了傳授知識，培育學生具備正面的價值觀、有成熟處事態度等更為重要，但部分人只懂宣揚自己口中的「民主」、「自由」，強調個人的「權利／權力」卻從不談義務與品德。3年前，部分人藉「德育及國民教育科」激起政治爭議，令相關課程遭擱置；3年過去，一件又一件事例的出現，令我們驚覺當中的「德育」包括尊重、仁愛、責任、承擔等價值，原來已悄然成為政治風波的犧牲品，令年輕人品德淪落。在現階段，無論中小學還是大專院校，更需要讓學生重構基本道德標準，在宣揚表達自由時也學懂尊重他人，那可說是學界當前首要、急切的任務。

■香港文匯報記者 周子優